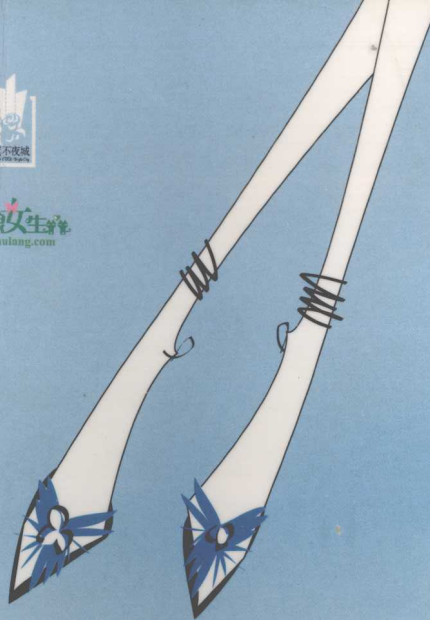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珍珠女生
mm.zhulang.com



情人之约

非衣 著

Contract lov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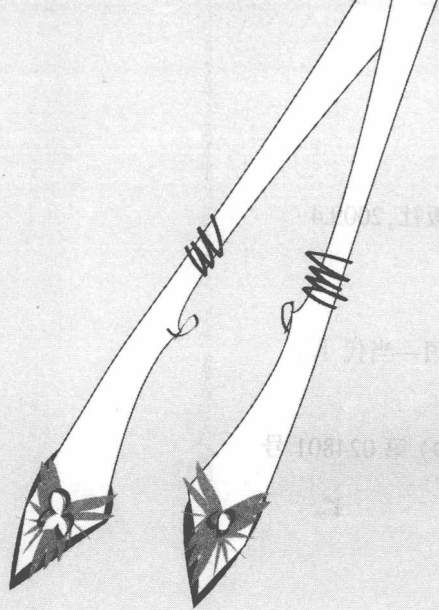
她，美丽善良，却被男友抛弃，只因为他爱上了董事长的千金，
落魄之时遇到爱情，竟是情人之约。
她的好友，热情泼辣，为了梦想，放弃纯洁的恋情，
辜负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恋人，委身有妇之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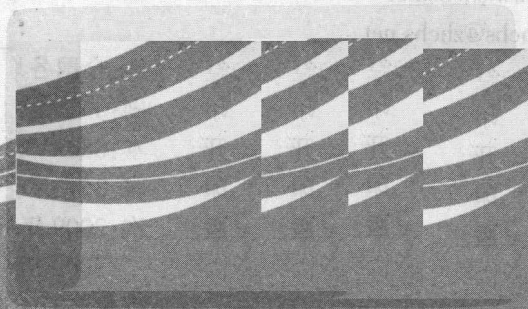
珠海出版社



珠海出版社
mm.zhuhaig.com



青春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签约情人/非衣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4

(情感不夜城/夏果果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179-3

I. 签... II. 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4801 号

情感不夜城 之 签约情人

主 编:夏果果

作 者:非 衣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封面设计:点阵视觉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0756-2639330 2639344 邮政编码:519001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35 字数:8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179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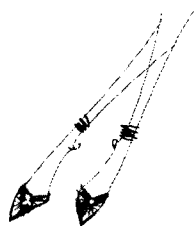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100.0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

序 曲	/001
第一章 最后的华尔兹	/004
第二章 人生的港湾	/028
第三章 “大奔”的情人	/064
第四章 家有风云	/101
第五章 为那爱的结晶	/141
第六章 幕后黑手	/179
第七章 上辈子的孽缘	/209
第八章 流血的嫁衣	/239
尾 声	/278

序 曲

初秋，雨刚刚停了。夕阳西下，空气中带着些许凉意。

远远看去，山坡上的树木依然蓊郁青葱，靠近却发现，重重叠叠的苍翠间夹杂着不少泛黄的叶子，有些已经黄透的叶子在微风中微微颤抖着，似乎在担心，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一阵不知方向的风卷落。

青石板铺成的台阶整整齐齐，上面没有一片落叶、一枝枯草，干干净净地沿着山坡伸展。

只有轻轻的风，带着微微的哨音簌簌吹过。

曲曲折折的路上，一个身形瘦小、罩了肥大的橘黄色马甲的女人，灰褐色的帽子压得低低，白色的大口罩遮住了整张脸只有一双眼睛，藏在帽折的阴影里，闪着阴郁的光。

女人的手里领着一个洋娃娃般的小女孩，白色约纱的连身裙，白色的紧身毛裤，白色的小皮靴，忽闪的大眼睛，正好奇地打量着周围。

女人的步履虽然很急却不快，她的右腿有些跛，走起路来显得很吃力，她在重重地喘息着。而她的眼睛执著地看着前面一层层的台阶，专心致志地向前走着。

她身边的那个小女孩步子很小，要迈上台阶也有些吃力，由于她的小手被女人紧紧地攥住，身体也就不由自主地被拉着向前走去。

她们的视线已经豁然开阔起来了，面前是一片宽敞的墓地，白色的墓碑整齐而又错落地质立在金色的夕阳中。

这是一个宁寂的世界，风时而掠过，悄悄地，生怕惊扰了一个个已经安息的灵魂。

微微喘息了一会儿，女人下意识地抓紧了女孩的小手，又缓缓地一步步向前走去。

她们在一座小巧的汉白玉墓碑前站住了。

洁白的碑身经过雨水的冲刷，变得透明起来。不知是因为残留的雨水，还是碑身自己的光亮，夕阳中，小小的墓碑竟然笼罩着一层金色的光芒。女人的眼睛被这

光芒灼痛了，不停地眨了几次，终于，她的目光停驻在碑身正面的那张照片上。

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明亮宁静的大眼睛，尖尖的鼻子，微微上翘的嘴角，似乎还在微笑着。

两双眼睛接触的刹那，女人的身体轻轻抖动了一下，眼睛很快蒙上了一层水汽，而照片中的眼睛依旧澄澈，笑意蒙眬。

小女孩也很快发现了那张照片，挣脱了女人的手，走到前面蹲下来，仔细看着。女人也吃力地蹲下来，用手指抹去照片上残留的几点水珠。

“妈妈，她是谁？”女孩童稚的声音终于打破了墓园的宁静。

似乎刚从睡梦中惊醒，女人看了女孩一眼，侧过身，伸出手臂揽住小女孩，又专注地看着墓碑上的照片。

沉默了好久，她终于说话了，“她是小思的另一个妈妈。”从厚厚的口罩后面传出的声音，粗哑枯涩却无比柔和。

“小思的另一个妈妈？”小女孩歪着头，长长的睫毛忽闪着，“什么是另一个妈妈？”

女人轻轻叹了口气，侧身倚着墓碑坐下，伸直了腿，让女孩坐在自己的腿上。

女孩看看照片，又看看周围，“那她在哪儿呢？为什么不出来？”

“她啊，在天堂看着小思呢——”

“天堂？天上吗？那她像小天使那样会飞吗？”女孩的小脑袋左摇右摆，高高翘着的羊角辫不停地扫过女人白白的口罩。

女人用手指轻轻捏了一下女孩尖尖的小鼻子，“会啊，她正在飞呢——”

“那天堂在哪里？我能去吗？”女孩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望着青蓝色的天。

“是啊，天堂在哪里呢？”女人也抬起头来，眼神开始茫然，“你真的能在天堂看着我们吗？”

天空，没有云，只有空荡荡不见底的青蓝色，让人眩晕。

太阳已经落下去了。

小女孩开始不安分地在女人的怀里扭来扭去，“妈妈，妈妈——”从女人的怀里挣脱出来，用胖乎乎的小手指着不远处的树下，那里有两丛淡蓝色的花，在尖细修长的叶子中间开得正旺盛，花瓣上，叶尖上，水珠闪着莹莹的光。

女人微微地点点头。小女孩很快站起来，蹦跳着跑过去。

女人慢慢将头靠在墓碑上，重重地一声叹息之后，紧紧闭上眼睛，睫毛不停地微微抖动着。

“妈妈，好多花，你快看——”小女孩兴奋的声音从前方传来。

睁开眼，一把蓝色的小花伸到女人面前，透过口罩，女人也闻到了花上散发的新鲜却苦涩的山野气息。忽然有些奇怪，那么小的手，怎么会这么快折来这么

多的花？

“妈妈，伯伯说，这么漂亮的花，要送给天上的妈妈——”

仰起头，女人这才发现，小女孩的另一手被一个四十多岁，一袭黑衣的男人握着。

“伯伯？”女人不由自主地重复着，眼中掠过嘲讽的光，可是这光亮像深夜的火苗，只在黑衣男人的脸上闪了一下，转瞬又黯淡下来。

女人无声地接过女孩手里的花，轻柔地放在墓碑前。

男人青白色的脸，嘴紧紧地抿着，目光也停驻在墓碑上。那照片上的笑容藏在淡蓝色的花丛后面，越发得灿烂。

女人扶住墓碑，吃力地站起来。

男人松开女孩的小手，想要过来帮忙，触到女人冰冷的目光后，又停住了。

“乖，我们回家，去吃生日蛋糕了。”女人拉过孩子，温柔地说。

“好啊，去吃蛋糕了。”女孩仰着头欢快地喊着，望了身边的男人一眼，挥挥小手说，“伯伯再见！”然后走到女人身边，慢慢和女人一起向前走去。

男人望着那个瘦弱蹒跚的身影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喊了一句，“你还是带上孩子和我走吧，何苦要这样作践自己？”

女人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继续向前走着。

“你不能这样下去，她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！我只是想补偿一下，你就让她在天堂安心一些吧！”男人的声音在风中呜咽着。

女人忽然停下来，转过头望了男人一眼，嘶哑的声音冰冷干涩，“安心？她还是你？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！我知道，她一直在看着我呢。这就是我最好的结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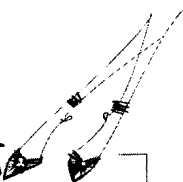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看见小女孩也回头，忽闪的大眼睛正好奇地看着自己，急忙说：“不会的，她一定希望你能好好活着，好好把小思带大。你还是和我走吧，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”

“新的生活？呵呵！”女人忽然笑了几声，沙哑的声音飘荡在山风里，“有些东西丢了就永远没有了，永远没有了！”女人痴痴地呢喃着，拉着还在扭头张望的女孩，慢慢消失在山林间。

风骤然疾了起来。

第一章

最后的华尔兹



1

已经是下午四点多，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。

叶芊络极不情愿地跳下公交车，走进阳光里。

她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根本不该上大学。就算上大学，也不该选择这三流学校的经管系。当初要是选一个好点的，或许比现在还好些。可是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
为了找到工作，她不得不这样奔波在烈日下，她不习惯打太阳伞，总是觉得很累赘，可是，就这样走在毒辣辣的大太阳底下，胳膊和脸好像要燃烧起来。

芊络有些后悔，干吗要听铭冉的话，非穿高跟鞋不可呀？真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
又想到了刚才面试时主管看到自己学历时那不屑一顾的表情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唉！肯定又没戏了。

黑黝黝的柏油马路已经被晒化了，变得软软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燥热气息。

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芊络举起乳黄色的大挎包，把它顶在头上，让它暂时为自己遮挡一下毒辣的阳光。艰难地迈着步子，穿了丝袜的脚不停地在尖尖的高跟鞋里打滑，她的脚腕都要断掉了。

就在芊络怀念自己那双平底运动鞋的时候，一辆小轿车忽然从巷子里划出来，静静的，芊络一点也没有发觉。

当芊络听到喇叭声后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跳开，车子“嘎”的一声停在那里了，而芊络则以一个极其难看的姿势摔倒在马路边。

是一辆黑色的奔驰。

车窗无声地打开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探出头来喊道：“喂，你怎么走路的？没看到车吗？”

怒气涌了上来，芊络来不及爬起来，就坐在地上，回头望着汽车里的男人喊道：“你怎么开车的？没长眼睛，看不到有人吗？”

车里的男人被芊络的吼声吓了一跳，皱皱眉头，看着坐在地上的芊络，愣了一会儿才说：“看样子，你应该没事了？”

“怎么没事？你以为撞了人，这么轻松就可以解决啦？”芊络也不知道自己哪来得这么大脾气，似乎不吼着就不能出声音。

“喂，谁撞你啦？还想讹人怎么的？”车里的男人依旧皱着眉，“这样吧，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吧，我还有事。”

说着，一张粉红色的钞票从车窗飘出来，落到芊络身边。玻璃关上，车滑上了马路。

“喂，你——”

看着车子迅速消失在眼前，芊络只能愤愤地瞪着那张钞票。

来来往往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守着一张钞票坐着的芊络，她只得艰难地爬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迈步想回家，可是一屁股又坐回原地。

她低头看了看，右脚的鞋跟没有了。一歪头，芊络看到那断掉的鞋跟孤零零地躺在一边，像一只怪怪的眼睛正望着自己。

第一次买的高跟鞋就这样报了销，一阵莫名的委屈涌了上来，再也顾不得别人的眼光，芊络坐在那里哭了起来。

当左铭冉从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，芊络还坐在那里，只是已经不哭了，两只鞋都被她脱下来，甩到了不远处的墙角下。

三言两语，铭冉就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铭冉朝着马路骂了几句，又狠狠地啐了几口，然后拾起了地上的一百元钱，扶起芊络，芊络就光着脚站起来，斜倚在铭冉身上，和铭冉一起回家。

说是家，其实是芊络和铭冉在破旧的老居民区棉纺楼里合租的一间房子。

不大的一间屋子，被两个女孩布置得挺有情调。

外间有房主留下的一台老式的苹果绿的冰箱，靠边一张白色的长桌上有一只大玻璃瓶，里边是铭冉时不时弄回来的鲜花；两把乳黄色靠背的西式椅子，是两个人辛辛苦苦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；里间是两个人的卧室，大木床上是淡紫色碎花的床单，墙上淡紫色的窗帘，很显然都是从早市上买来的布头。

一进屋，铭冉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说是要搬出去了。

芊络正在厨房洗早晨还没来得及洗的碗，听她这样说，吃了一惊，奇怪地问

她要搬到哪里去。

铭冉说：“他给我在郊区买了一套房子。”

芊络来不及擦干手就走了出来，不认识似的看着铭冉。

芊络知道铭冉说的那个他叫刘星伟，是“天元集团”的财务主管，已经四十多岁了。矮矮的个子，光光的脑门，大大的肚子，穿着整齐名贵的西装，很典型的暴发户形象，最主要的是，他有家、有老婆。

芊络知道，在学校的时候，铭冉就和他认识了，可是——

“铭冉，你决定了？”芊络看着铭冉，无法想象，年轻漂亮的铭冉和她的那个他站在一起时是一幅怎样不协调的画面。

“决定了。”铭冉没有抬头，只是摆弄着纤细的手指，她戴着 he 给买的钻石戒指。

“可是我觉得你们不合适，他的老婆——”

“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”不等芊络说完，铭冉就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他能养得起我。我可不愿意像你那样，找来找去连工作都找不到，他已经答应我了，过几天就到他们公司去上班。”

“可是铭冉，人家已经有老婆——”

“行了，芊络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”铭冉不耐烦地打断了芊络，“我就去给他做情人了，那又怎么了？芊络，你不要太保守了好不好？做情人有什么不好的，现在有钱的男人有几个没有情人的？我呢，就把它看成是我通往成功的一条捷径。”

“铭冉，你不要想得太简单了！”

“行了，我的大小姐。我的事呢，就不用你操心了，说说你吧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要是还找不到工作，你可是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。”

芊络沉默了，这两个月一直是铭冉付的房租，人家搬走了，总不能还让人家给自己掏钱吧。

“没事，我会努力的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一份工作。”芊络努力想给铭冉一个笑脸，可是却很牵强。

“要不我也给你介绍一个大款吧，”铭冉忽然抬起头望着芊络说，“你这么漂亮，气质又好，肯定会有人看上你的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芊络一下子红了脸，“你少胡说啊，我可不想傍大款，做什么见鬼的情人。”

“当然啦，我们芊络可是名花有主的，”铭冉看着红着脸的芊络大笑起来，“可是芊络，你可得看好你那个大帅哥，弄不好会被别人抢走啊。”

“你少胡说了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吧。”芊络一边帮铭冉收拾东西，却一边在想，是啊，穆辽有一段时间没和自己联系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铭冉被一辆白色的本田接走了。透过车窗，芊络看到刘星伟胖乎乎的脸上全是满足的笑容。

看着汽车走远，芊络的心里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酸楚。

铭冉是她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。可是离开校园只有短短的两个月，为什么两人变得如此疏远呢？是铭冉的变化太大，还是自己太固步不前呢？

芊络想到了几个月以前，自己，穆辽，铭冉，还有莫寒四个人在一起，那可能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吧。自己和穆辽总是一边看铭冉不停地捉弄莫寒，一边默默地对视一笑。芊络一直觉得，铭冉和莫寒应该是很合适的一对。铭冉的刁蛮任性，铭冉的大大咧咧，铭冉的一切，莫寒都心甘情愿地包容着，以至于两个人一起去打热水的时候，莫寒总是一只手拎着暖壶，另一只手护着自行车把，而铭冉则心安理得地抱着他的腰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。

芊络忍俊不禁问莫寒，“你有必要这么宠她吗？”

莫寒只是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我怕她被热水烫了。”

可是，自从铭冉认识了那个大款刘星伟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一开始是有意无意地疏远莫寒，后来竟然明目张胆起来，有时候竟然彻夜不归。

芊络劝不了铭冉，芊络只能看着穆辽陪莫寒喝酒，喝醉了，穆辽说：“铭冉太虚荣，忘了她吧，找一个值得你爱的好女孩。”

莫寒哭着说：“铭冉是对的，我给不了她想要的，她要寻找她的幸福，她走了，我不拦她，可是，没人能替代得了她。”

芊络就流着泪把莫寒的话告诉铭冉，铭冉的眼圈红红的，可是不说话。

现在，铭冉终于义无反顾地跟着那个大款走了，做了他名正言顺的情人。芊络不知道铭冉到底想要什么。她更不知道铭冉在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后悔。也许就像莫寒说的那样，铭冉是对的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，而且观念也会有变化。

2

位于城区东边一个比较缓的坡上是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，错落有序地排着十几座主体为锈红色的五层楼房，中间有一个小广场，周围有假山石、人工湖、花架、凉亭等，还零散有一些明黄油亮的健身器材，一些老人坐在花架下乘凉闲聊着。周围的草坪里碧草茵茵，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两只白鸽正在咕噜咕噜叫着，悠闲地散步，红喙白羽衬在碧绿的草地上异常醒目。

翡翠绿的湖水在阳光下闪着莹亮的光，喷泉细细的水流在微风中斜织着，像几条窄窄的丝带交错缠绕着，又将纷繁的水花散在湖面上，激起更多的光芒。

透过水雾，一辆白色的本田由远而近，稳稳地停在人工湖前。

车窗里，铭冉的眼睛像澄澈的湖水一样，闪着盈盈的波光。

推开车门跳下去扫视四周，铭冉终于忍不住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风撩起的水星粘在脸上，闭上眼睛转了一圈，深深呼吸着清凉的气息。

刘星伟靠在座位上看着铭冉满足的笑容，也微笑了一下，起身下车，打开后备箱，准备往楼上搬东西。

铭冉忽然走过来，站在他面前，脸上的笑容已经快要僵硬凝固了。

“你先别搬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！”铭冉拉住他的胳膊吵吵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刘星伟奇怪地问，“还不满意吗？”

“不是，来，你掐我一把，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呢！我怎么觉得跟电影上似的，以后我就住在这地方了？你真舍得给我买房子？”

“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！”刘星伟也被她孩子似的兴奋感染了，脸色潮红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我还想要一辆车，这地方好是好，就是离市中心太远了，我也不能整天等你接送的，万一你有事忙不过来，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贪得无厌的小东西！”刘星伟爱怜地在她头上敲了一下，“过一段时间再说吧，我又不是大老板，也是靠人家发工资养活的，再说，我老婆那里也不好对付，每月催公粮催得紧呢。”

“哼！”铭冉撅起嘴，“你跟她离了，那个黄脸婆——”

“得了，别说她了，影响心情。走吧，上去看看，你布置布置房间，看还需要什么，我抓紧时间给你买去。”刘星伟拎起铭冉的皮箱，“以后去公司上班，你也要准备些正统的衣服，不能总是穿着那些破破烂烂的玩意了。”

铭冉的大眼睛咕噜转了一下，“好吧，把东西送上去，你陪我去买衣服。”

刘星伟抬起腕子看看表，皱了一下眉说：“改天吧，今天太晚了。”

“我不嘛！”铭冉娇嗔起来，白皙的手臂环住刘星伟粗短的脖子，“就今天，我今天高兴。”说着，探头在刘星伟脸上响响地亲了一下。

刘星伟的脸又潮红起来，他看到那几个闲聊的老头老太太已经停止了谈话，目光齐刷刷地射到这里，连忙说：“铭冉，别这样，人家都看着呢！”

铭冉只是眼珠转转，却并不回头，“管他呢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就不让你动。”说着，又仰脸啄了他一下。

“好好好，我们先搬东西，把东西送上去再说。”刘星伟已经满面通红了，再怎么说他也是四十几岁的大男人，可这大白天的当着那么多人和一个小丫头调情，他真是满身不自在。

铭冉也没什么家当，两个旅行箱满满的都是衣服，两个大手提袋里都是些化妆品、小饰品什么的，两个来回就都拽上去了。

刘星伟靠在黑皮沙发上呼呼喘着气，却发现铭冉正撅着嘴坐在卧室里大红的床上。

“又怎么了，宝贝！”刘星伟靠过来。

“都是什么颜色呀？俗气死了！再说了，这里怎么就一个屋子？”铭冉白了他一眼，不满地嘟囔着。

“就你自己住，要那么多屋子干什么？”刘星伟顿了一下，说道。

“那万一芊络过来呢？”

“让她和你一起睡不就行了？你们原来不也是睡一起的吗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她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

铭冉狠狠白了他一眼，“我还想要一间书房呢，买台电脑，放上点书——那个卫生间也太小了点，连个浴缸也放不下！”

刘星伟忽地一下子站起来，“我的千金大小姐，你可真是会享受的人，我刘星伟这水平养你太吃力了，我说你还是找个有档次的老板，另攀高枝吧。”

“什么意思嘛？”铭冉也喊起来，“你当我是什么呀？说玩就玩，玩够了就甩呀？”

“我没这意思，只是你这条件太高了点，我玩不起！跟你说实话，我养着你只是为了给自己开心解闷，不是要找个奶奶供！”说着，拔脚就往外走。

铭冉怔了一会儿，急忙转过来挡在他前面，又伸出手臂圈住他的脖子，“说什么呢？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嫌弃我了怎么的？”

“你要这要那的，我实在能力有限，说实话，为了买这套房，我把十几年的私房钱都搭进去了，末了你还不满意——”

“行啦，我的好老公！”铭冉的唇在他脸上蹭了一下，眼中又闪出灼人的光，“是我不对，太不体贴人了，我刚毕业就能遇到这么疼我的男人，我却不知道爱惜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，老公——”

“你个小妖精！”刘星伟恨恨地轻声喊了一句，双臂夹住铭冉娇蛮的腰肢，稍稍一用力就把她挤压在床上。

“喂！”铭冉娇吟一声，“老公，你做什么？”

刘星伟并不答话，只在铭冉的颈上粗暴地吻了起来。

铭冉气喘吁吁，却还在说着：“老公，等晚上吧，我还想出去买衣服呢！”

刘星伟依旧不答话，只顾搅起一阵波澜。

猩红的大床，闪着火一样的光。

晚上，铭冉自己在楼下的小吃部吃了碗馄饨。刘星伟早已经回去了，没时间陪铭冉吃饭，更没时间带铭冉去买衣服。可是铭冉不在乎，她想要的东西迟早都能得到的。

静静地吃完白瓷碗里的馄饨，然后一个人走了一会儿，透过树影儿，看着路灯下人工湖里的喷泉闪着缤纷的光，铭冉的眼神有些迷离。

夜风微微凉了，她感觉有些冷了，便转过身走上楼去，没了芊络的陪伴似乎有些孤独。

3

寂寞的却不只是铭冉一个人，芊络坐在床上发呆了好久了。小小的屋子里只剩下自己。还是去看看穆辽吧，这几天，打他的电话老是关机，这样想着，出了门。

跳下公交车，来到穆辽工作的“鹤翔连锁集团”门口时，正赶上上下班时间。西装革履，夹着公文包的男士们，穿着套裙、高跟鞋，化着淡妆的女士们，从气派的大厦中涌出来，芊络远远地看着他们，艳羡不已，却又下意识地把自己藏在了一道树影之中。

穆辽是和一群同事笑着走出来，老远就看到身穿印有大大的米奇卡通图案的白色T恤、蓝灰色牛仔裤的芊络正朝自己摆手。穆辽先是一愣，然后大步地跑过来，在同事们的玩笑声中，穆辽拉着芊络的手，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。

他们一起去了上学时经常去的那家小餐馆。一边吃饭，芊络一边说着铭冉的事。芊络忽然发现，穆辽的反应怪怪的，可是她不愿意多想，她觉得穆辽可能是累了。

吃完饭，穆辽送芊络回家，可是还没到家门口，他腰间的手机就响了，穆辽的脸微微红了一下，歉意地对芊络说公司有事，就匆匆拦了辆车走了。

芊络自己回到空空的小屋里，摊开一大堆的报纸，逐条浏览招聘广告。

芊络知道，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一份工作，否则，自己在这个城市就要无处安身了。

其实，抛开自己大学毕业的身份，芊络发现找工作原来挺简单的，也许以前自己的眼光太高，视线总在一些知名的大公司的优越职位上，当然很难找得心仪的工作。

第二天,芊络就到一家名叫“七月”的传媒广告公司应聘。

说是公司,其实也就六个人,两个女的,四个男的,只有一个四十多岁姓王的男人看起来大一些,其他人大概都是二十出头。经理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,长得高高瘦瘦的,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睛,看到年轻漂亮而且大学毕业的芊络竟然来应聘业务员,很是惊讶,然后说:“我叫陈阳,这家公司实际是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办的,我们也是刚刚起步。”当然,陈阳顺理成章地聘用了芊络。

芊络终于有了工作,忙碌的生活开始了。

除了铭冉偶尔打来电话,芊络似乎已经和原来的生活失去了联系。只是每天疲惫地躺在床上以后会想到穆辽,忽然觉得穆辽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,有时候甚至觉得他的形象是那么模糊。每次打电话,他总是不接,或是说有事。

还是顺其自然吧,如果他要走,芊络又怎么能拦得住呢?

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,芊络一直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
那天下午,芊络抱了一大堆公司的宣传材料站在“鹤祥超市”门口分发。

刚刚递出去几份,芊络忽然看到一辆红色的奥迪车稳稳地停住了,一左一右,一男一女,绕过车头,牵了手,向超市的入口走过来。

芊络听到身边侍立两旁的门僮在小声说:

“那不是董事长的千金吗?”

“哪个董事长?”

“当然是我们‘鹤祥集团’的董事长张鹤祥啦,我们这个超市不过是‘鹤祥集团’的一个连锁店。”

“是吗?这张小姐还真漂亮!可惜名花有主了,那男的是谁?真是有福气!”

芊络木然地看着那对男女走过来,直到他们走到面前,那个男人的目光忽然惊愕地定在芊络脸上时,芊络猛然发现,是穆辽,怪不得有点熟悉。可是,高档得体的休闲时装,帅气个性的发型,眼前这人已显然不再是昔日那个穆辽了。

“芊络?”穆辽那张刚才还在笑着的脸瞬间冻结了。

空气好像凝滞了,时间也黏黏稠稠的,两个人就这么定定地站着,直到身边的女孩打破了沉寂。

“穆辽,这是你的同学吗?”女孩轻柔的声音终于将两个人惊醒。

“呃,子今,是的,这是我的大学同学,叶芊络。芊络,这是张子今,我的……我的女朋友……”

“你好。”女孩轻轻甩开把自己攥得生疼的大手,将手伸向芊络。

芊络看着那只白皙修长,像玉一样的手,想:“她叫子今啊?好雅致的名字!”眼光顺着像嫩藕一样圆润修长的手臂上移,芊络看到了同样圆润细腻的颈项,小

巧的下巴，红润的唇……那眼睛闪着淡蓝的光，像清澈不见底的湖。

那眼睛，现在也正看着芊络。

芊络忽然醒悟，女孩是在和自己说话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心也跳得厉害。

“哦，你好……”当她也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她才发现，手中还有一张宣传单，尴尬地想缩回手时，女孩已经轻巧地接了过去，折了一下，放进小巧的皮包里。

“谢谢，有时间我请你喝茶。你忙吧，再见！”女孩挥挥手，转身挽起穆辽的手臂，轻盈得像一只蝴蝶，从芊络的面前飘了过去。

等到他们拐进超市，芊络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待在这了，不能让他们出来的时候还看到自己。

芊络匆匆地抱着那些材料离开了超市，她知道，现在不能回公司，任务还没完成呢。那就先回家吧，反正这儿离住的地方不是很远。

芊络一边走一边想，穆辽和子今真的很合适啊。铭冉的话忽然很响亮地在耳边回荡。“看好你的大帅哥啊，别让人家抢走了。”是自己没看好吗？穆辽说：“这是我大学的同学，叶芊络……这是我的女朋友，张子今……”

大学同学，是啊，不用穆辽说，芊络已经很清楚了。可是，这四个字却像重锤一样狠狠敲打着芊络的耳膜。投入了两年的感情都是虚的吗？怎么说变就变了？是穆辽在玩弄自己吗？芊络感觉得到，以前的穆辽是真诚的啊。是他喜新厌旧吗？也许吧。或许像莫寒说的那样，穆辽也是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。是啊，和子今比起来，自己算什么呀？子今那么漂亮，有气质，而且还是董事长的千金！不用比，芊络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，子今能给穆辽一切，而芊络什么也给不了！

心好痛，像是要裂开了一样。那大滴大滴落在怀里的，一定是泪水吧。

哭过就轻松啦——芊络使劲地吸吸鼻子，就要到家了，回家好好睡一觉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可事情总是这么凑巧。

芊络刚刚走下大马路，转上离家不远的那条巷子时，她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刹车声。她刚刚回过神来时，身后一辆小汽车已经擦着她的屁股，死死地刹住了。

芊络一个机灵，一下子转过身。

是一辆黑色的奔驰。

车窗慢慢地打开了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皱着眉，探出头来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你走路总是这样心不在焉吗？”那男人皱着眉头高声说。

又是我？看着皱着眉的这个男人，这声音似乎是听过，芊络忽然想到，几个月以前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辆车，这个男人……

积蓄了好久的怨气似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，芊络爆发了。她流着泪吼道：“难道你开车总是这样不长眼睛吗？为什么老往我身上撞！”

男人顿了一下，又皱了皱眉，低声说：“我老远就一直按喇叭，可你就是不躲，路又这么窄……”

“是呀，路是很窄呀，这就叫冤家路窄！我说大款先生，您干吗老开着这么名贵的大奔往我们这贫民窟里跑啊？你以为撞了穷人就可以白撞了吗？”

“好野蛮的丫头，别这么不讲理！”男人的语气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，可是芊络早已不顾这些了。

“野蛮？不讲理？”慢慢走到车窗旁边，芊络的眼神越过那个男人的头顶，看着车里考究的座垫和靠背坐套，心中竟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。

“可恶的有钱人！”芊络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，她忽然一扬手臂，臂弯里的宣传单一下子全飞到车里。男人挥舞着一只手，挡开飘在脸上的几张，愤愤地说：“臭丫头，你做什么？”

芊络看到埋在花花绿绿的宣传单中的西装革履的男人，忽然想笑，可是忍住了。她俯下身体，故意板起脸，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大款先生，鉴于这次您没把我撞摔跤，也没有跌坏鞋子，我实在是无以回报，这点小意思就请你笑纳吧。”

说罢，再也顾不得那男人紧紧蹙起的眉峰，急忙转过身，故作轻巧地把手插到裤兜里，挺起胸脯迈步向前走。

夕阳的余晖里，芊络觉得自己像个高傲的公主，挫败了巫婆的诅咒之后返回自己的城堡。

转了一个弯，在芊络确信那个男人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停了下来。

心跳得好快，呼吸也像要停止了。芊络拖着已经僵硬的双腿，到路边扶着树慢慢弯下腰，把另一只手扶在膝盖上，使劲地吸了几口气。

她想大笑几声，可是，被风干的泪水在脸上干干涩涩的，嗓子也紧紧的。

芊络笑不出来，泪水又顺着脸颊淌了下来，然后大滴大滴地落在她的牛仔裤上、鞋上、地上。

“算了，不哭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芊络想说服自己，可越是这样想，却越控制不住自己。压抑的抽噎让芊络有些眩晕。她背过身靠着树慢慢坐下，脸贴在膝盖上，双手插在头发里抱在头，低低呜咽声像堵不住的泉水，从芊络的喉咙里流泻出来。

芊络就这样痛痛快快地哭了，忘记了这是路边的树下，忘记了身边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哭。

当她停止了抽泣，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发现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太阳已经落下了，